

十三经注疏
诗经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備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子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所
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諸侯至偪束。正義口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

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也。箋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富貴之賢才相承或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富貴之

采菽五章章八句

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敬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入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爲不親而讒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

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卽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且燕食之事卽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旣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爲驕如蠻如髦也

辟辟角弓 翩其反矣

與也辟辟調利也不善細樂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與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礼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辟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殽音火全反翩匹然反繾息列反弓謫也榮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

兄

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疏駢駢至遠矣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衛待之難言駢駢然調利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利當善用之

若不善置細繁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典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傳駢辭至而反。正義曰駢辭

文選角弓卽是角之狀也故云調利也調利復云勳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細樂巧用勳然而則反矣
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絛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

弓施則體反若不細藥則不復任用也藥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藥中此弓已調利而言藥者蓋用訖內於

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婁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誤燕下雪注

憂蠻南蠻也髮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髮西夷別
疏如蠻王用憂。正義曰言由王

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刑蠻如西方之我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為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
由此以刺之也。傳蠻南蠻髦夷髦。正義曰兩雅入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髦髦雖在西夷

摠名也。箋云今小至從焉。正義曰言如以此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傳言夷髦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
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髡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

人是西方也彼髡
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趙音鬱徐於阮反中
朝直遙反

疏苑柳三章章六句至朝事。正義曰經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大二句為暴虐下二句及卒章
篇內同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幾欲就之止息乎與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
義也

蹈無自暱焉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掉上帝乎者趙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
義也

靖之後予極焉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讀曰靜使極誅之不可朝事也。傳以爾反本作早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
義也

至極焉。毛以為有苑然者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
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由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言上帝之有事若使朝

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將得罪又恨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
者以王暴虐故誅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由王為惡故

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謀之王信譏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
而誅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箋向庶至不然。正義曰釋言云庶幾向也。以心所念向即是庶幾義相反覆

也。以行人之欲息於茂陰似諸侯之顯朝於有德故以茂喻盛德而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蹈動
暱近。正義曰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

王矣暱近釋詁文毛於下章察焉病也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蹈
讀近之意。正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蹈為惡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悼病故云暱則非惡

之狀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理為切故以上帝為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使已治事
不朝之意。傳靖治極至。正義曰並釋詁文此言王不可朝而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箋

靖謀至朝事。正義曰靖謀俾使皆釋詁文極諫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殺反以類此則有苑者柳
極遇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謀政事王信譏反誅放我也以凶殺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不尚惕焉惕息也。惕欺
義也

不尚惕焉惕息也。惕欺
義也

日予將疏
義也

罪子產將放之事大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產啓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充身焉能亢有鳥高飛亦傳于

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箋云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曷子靖之居以凶矜

曷害矜危也箋云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疏有鳥至凶矜。毛以爲鳥飛無定之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

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裔延世反疏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至于天而止也今

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

旋卽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卽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雖以靖謀爲

異餘同。傳曷害。正義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害者否皆爲何也。箋王何至四裔。正義曰以謀放類之故

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卽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嶠魅是四裔之文卽羽山東裔

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苑柳三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之十五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

見古人也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

通疏都人士五章章六句至古人。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反下注同倡率色類反熱猶有

反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

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敘者知畿內之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

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之過卽由德行

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

有常故服不變既觀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貳則德在於心不可知其一百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

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談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懲敘五章之義民者兼

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傳服謂至之也。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

弁者立名非摠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爲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

者謂爲官倡導帥領之人卽邑宰卿士之官言凡語廣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卑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今云衣服

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矣明爲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

間暇之虞宜自放縱猶尚有常則云變易無常亦有常明矣此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卽經所云其容不改之

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壹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彼彼明

者齊一之義故爲專也同也言專爲一行服色齊同也

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土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此口言語又

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出如宇士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又如字

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

周忠信也箋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

疏

箋城郭至過差。正義曰都邑以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

也定本城作城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遺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郭之

邑以較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無人地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為士

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褐衣故知取其溫裕而已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

黃衣則狐裘大端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為大端之裘則是有衣褐矣言取溫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

裘黃者實大端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此狐裘是尊貴之

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服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此狐裘是尊貴之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

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其實為

輕又不衣褐故庶人所得衣也若然玉藻云大夫之裘不褐注云質實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

貉往捕貉以自為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裘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

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及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

狐及蟲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

得故此狐裘亦不褐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輿車駟馬衣文錦後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

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

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德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

經以此為文次也。箋都人士至今不然。正義曰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所法故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

不遺才者深識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要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詩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虔曰

為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

逸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臺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笠音立緇則其反振七活反夫音符本

亦作

扶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不憂也。我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

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為笠緇布為冠以振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

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纖微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我今不復得見古之

都人士女德行如是今由此我心不歡說而憂心思古也。傳臺所至布冠。正義曰臺草名可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

者笠本禦暑故長賴曰其笠伊糾因以禦雨故傳分之以衣二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箋以臺至且節。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

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漢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

而言之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儉也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蔽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

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緇布冠自諸侯下逮冠而蔽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蔽之今都人以爲常

服者士以上冠而蔽之庶人則簪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儉為

緇則緇亦得為紉帛何知非紉帛為紉帛者以緇布冠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此言緇故知

非帛且若是帛為紉帛則有制度之言緇故士冠禮云緇布冠緇布冠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此言緇故知

以固冠也項中有紉亦由固項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纓纓纓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緇以此益明非紉冠若

然緇布冠制自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絮不著紉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制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傳實直如髮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

正義曰傳變言密則以謂為密也。鄭者猶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聖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暢暢而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陰殺定

本義曰傳變言密則以謂為密也。鄭者猶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聖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暢暢而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陰殺定

本義曰傳變言密則以謂為密也。鄭者猶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聖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暢暢而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陰殺定

本義曰傳變言密則以謂為密也。鄭者猶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聖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暢暢而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陰殺定

本義曰傳變言密則以謂為密也。鄭者猶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聖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暢暢而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陰殺定

本義曰傳變言密則以謂為密也。鄭者猶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聖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暢暢而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陰殺定

本義曰傳變言密則以謂為密也。鄭者猶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聖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暢暢而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陰殺定

本義曰傳變言密則以謂為密也。鄭者猶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聖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暢暢而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陰殺定

本義曰傳變言密則以謂為密也。鄭者猶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聖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暢暢而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陰殺定

本義曰傳變言密則以謂為密也。鄭者猶綴之言故為密也。彼君子至聖殺。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

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暢暢而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陰殺定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
疏采綠四

句至曠者。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已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為
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言其怨曠。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礼故
刺也。箋怨曠至非礼。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礼所不責故知機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礼故
礼也。礼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離憂思之情可因而欲從之歸為非故作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終朝采

綠不盈一掬與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掬。箋云綠王舅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
子髮曲局薄

言歸沐局卷也婦人夫在不則不容飾髮云言我六反注本或一手曰掬。楚俱反草也易以豉反
疏終朝至歸沐。毛以為言人有

終朝采此綠葉而不能滿其一掬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此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
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
髮以待之今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與為異餘同。傳與也至曰掬。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
在外待之今為與終朝者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掬。箋絲至曰掬。正義曰綠若難得不
盈是常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與也。箋礼婦
至待之。正義曰解所以曲卷者礼婦人在夫家當并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深也。此訓書

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終朝采藍不盈一擔衣蔽前謂之襦。箋云藍染草也。藍盧談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詹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反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五日為期六日不
疏終朝至不詹。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

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類弓其往釣與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

同下疏黍苗五章章四句至之職焉。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幽王不能以陰雨膏澤潤天下同召下卿士

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也。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敘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

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敘因而互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敘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

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

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也。是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兼卿士耳。箋陳宣王至專業。正義曰召伯之爲卿士

廢此思澤事業也。膏潤是思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其其黍苗陰雨膏之。與也。其其黍苗陰雨膏之。與也。

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其其黍苗陰雨膏之。與也。其其黍苗陰雨膏之。與也。其其黍苗陰雨膏之。與也。其其黍苗陰雨膏之。與也。

將從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責說音悅又始說反。疏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眾

人也此眾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眾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

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行之勞勞故言悠悠眾多而南行者是皆謝邑之人

召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幽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宣王而南行者是皆謝邑之人

疏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疏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

其釣至觀者。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

旅者箋云步行曰徒。各伯營謝邑以兵蹕行其士卒有步行者一本作士眾從才用反下同。疏傳徒行至旅者。正爲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制者。以其所司。咎異故亦。應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輩者也。此上我輩異章。故知徒行也。箋召伯至旅御。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蹕行其士卒有徒行者。宜御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蕭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謝邑也。箋云蕭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伐之事也。蕭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也。美召伯治謝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事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治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隔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疏

 隔桑四章章四句至事之。正義曰君
 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

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者卽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

盛可以庇廬人與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隱桑與者反求此義則原
 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難乃多反庇必利反又破備反廬於鴟反
 既見君子其樂如

何
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
立喜樂無幾○樂音洛注下皆同
疏
隱柔至如何○正義曰言隱中之桑枝條與阿然而長美其葉則其難然而
茂盛其下可以庇蓋人生息者得其家也以與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

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既臨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蔭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令見在野中君子而無德則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為

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阿傩至利人○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爲美貌難爲業之茂沃言業之

言難然有以利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箋隱中至於民。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別言

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爲相對今舉國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止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罔者多其義則何非葉縣故棧條長美薤柳云不尚怠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蔭爲喻故與在野君子有覆着之德也知反求

矣。若罔有畏。楚子心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罔曰罔。桑非能水之木。而言罔。桑美者。以桑不實。在傳

水之地宜在濕潤之所濕之近時或
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有幽 幽於坤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之
何日忘之 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于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

水之地宜在濕潤之所濕之近時或
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有幽 幽於坤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之
何日忘之 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于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

水之地宜在濕潤之所濕之近時或
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有幽 幽於坤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之
何日忘之 箋云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于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

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襄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

音疏 白華入章章四句至是詩也 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也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孽支庶也宗適

的疏 以爲后後得褒姒而黜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後之皆以妾爲妻以支庶之

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亂皆媚惑以致故周人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幽王之也申后之黜幽王

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致故周人爲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幽王之也申后之黜幽王

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爲此行則爲

下國所化故經略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 箋申姜至正故 正義曰欲明申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襄人

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 箋申姜至正故 正義曰欲明申爲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襄人

明褒姒矣尊者葉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葉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庶故孽支庶也申侯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

玉藻云公子曰臣尊注云尊當爲樹文王曰日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庶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爲庶子之所

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爲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爲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

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太子故爲下

昭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己不正故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與也白華野菅也已溫爲

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束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與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昭后之事而更之

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 菅音奸滙鳥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反又音羗任勉后音王一本作任王后

之遠俾我獨兮 箋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褒姒諧申

音疏 白華至獨兮 毛以爲言人刈白華已滙以爲管又取白茅束束之兮是二者以黎白相束而成用與婦人有德

樞 已納以爲妻兮又用礼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礼相與而成嘉嘉礼者即端成黎白之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

后不復答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黎白恩礼相束束使已菅茅之不如也 鄭以爲言人既刈白華已滙

爲菅束束中用兮何爲更取白茅束束之兮是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不堪用也以此白茅而棄初菅故以爲喻餘同 傳

